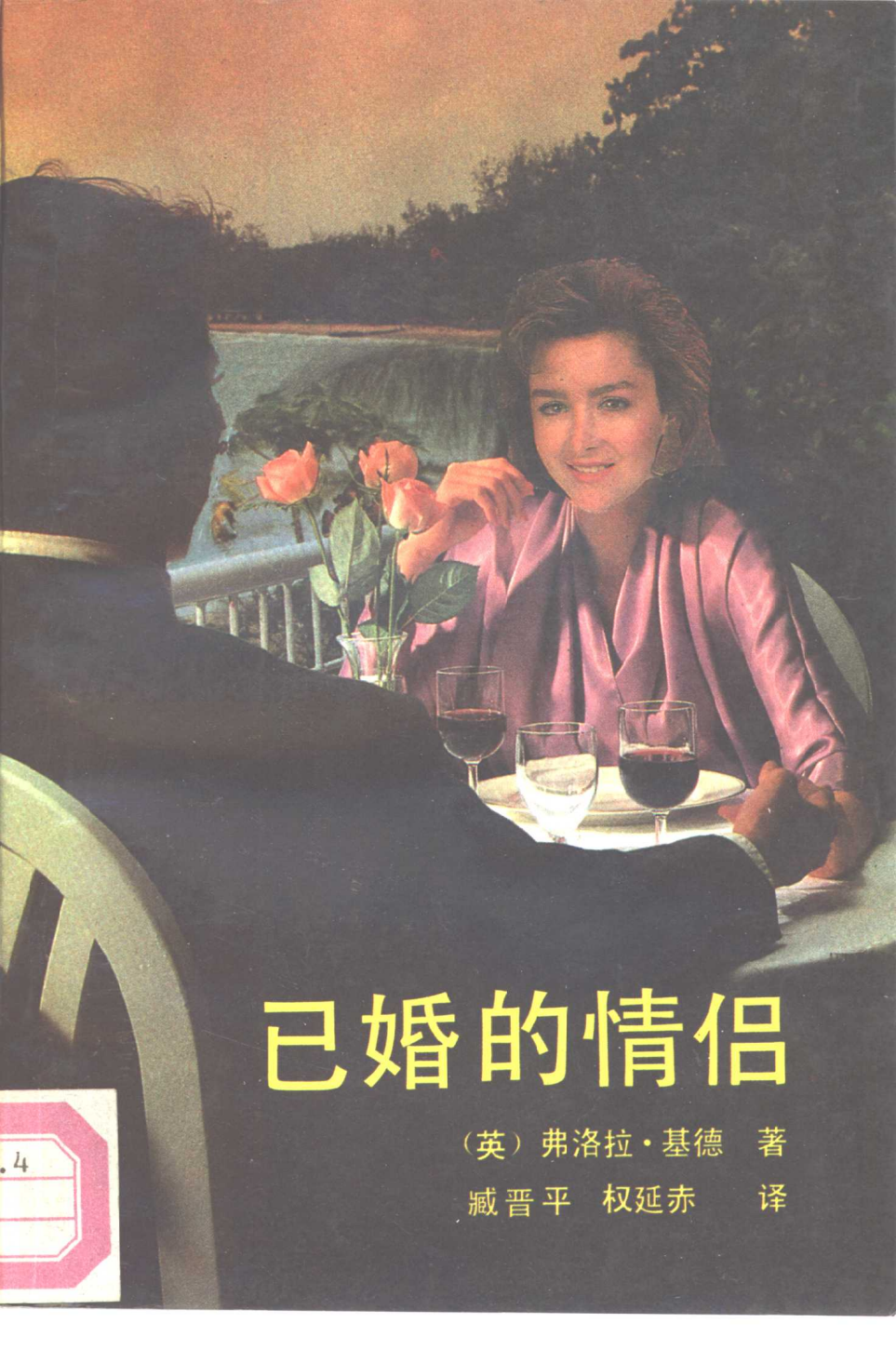




已婚的情侶

(英) 弗洛拉·基德 著

臧晋平 权延赤 译

· 威尼斯
I561.4
256
2

已婚的情侶

(英) 弗洛拉·基德 著

臧晋平 权延赤 译

065330



女子学院 0092795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093号

已婚的情侣

〔英〕弗洛拉·基德 著 臧晋平、权延赤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35千字 插页2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801-7/I·244 定价:3.60元

印数: 00001—15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人物性格鲜明、关系复杂、情节曲折的关于爱情、婚姻、伦理道德的世界性畅销书。

桑德拉与她丈夫的婚姻纠葛，向我们提出了爱情到底是什么？思想情感的交流和性的满足在爱情中占什么地位？男人有了外遇是痛快还是痛苦？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会有什么危险？嫉妒的结果是什么？男人如果不能认真去了解深爱自己的女人，他将吞食什么味道的果子？本书剖析了现代爱情生活中容易遇到的许多问题。

爱情是快乐和痛苦交替产生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尽头，爱情才可能永恒。在爱情生活中遇到痛苦、欢乐或麻烦的人，你最好认真读读这本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书。

此书在美国发行量已达700万册。

第 一 章

桑德拉望着镜子里这个由线条和色彩构成的感人的肉体，真有些自爱自怜，甚至对过去愤愤不平。

她看到盥洗室的门被推开了。

“你的长途。”西奥站在门口不再向里走。她的样子总是那么滑稽，漫长脸上顶了一头乱蓬蓬高耸着的棕色卷发，令人想起林子里的蘑菇；一双眼睛永远像猴子一样闪着好奇的光。她翘一翘下巴：“我想是从意大利打来的。”

桑德拉冲镜子里的女友点点头，吐出漱口水。她和西奥同住公寓的一套房间，刚才的电话铃声她已经听见。

桑德拉在桌旁的扶手椅中坐下，随手抓起电话筒，欣赏着自己的腿和脚，说：“我是桑德拉。”

她听到意大利接线员在通知对方讲话。

“你好，桑德拉。”话筒里传来男性

那种浑厚深沉的声音，使她猛然睁大眼睛，愣住了。

见鬼，竟是她的丈夫马可·莫里森！去年4月她从威尼斯的寓所里逃出来，已经6个月没见这家伙，现在他又找来了……

由于激动和愤慨，她那引以自豪的漂亮的身体开始发抖，双唇紧闭，手也痉挛起来，好像电话筒灼痛了她。她想把手筒扔回原处，不听丈夫的啰嗦；没有必要冒险听他那撩拨人心弦的话语和那些热情的很能诱惑女人的音调……

然而，她的念头还没变成行动，对方就好像已经看破。他又开始讲话了，撩人的声音为一种权威式的命令口吻所替代。

“桑德拉，你要注意听。”

“我在听着。”她恼火自己又一次服从了他，真见鬼！她挺了挺身，把额前大波纹的栗色卷发向后再一撩，满脸怒色，冷冰冰地问：“你要干什么？”

丈夫没有立即回答。电话线路很好，她甚至可以听到丈夫的呼吸，并且被那呼吸声施了魔法似的，扔不掉电话，就那样默默地等待。

“如果我告诉你……”听筒里传来马可短促的嘲笑声，马上又转换成挑逗人的悦耳的口吻：“或许你要挂上电话？”

桑德拉大喘一口气，厉颜厉色：“你学点正经，马可，严肃些！”

“我非常严肃。告诉你，克莱尔在车祸中受了伤。”马可·莫里森的语调变得迅速干脆，“她要见你。现在你听仔细：我已经替你预订了一张明天从海斯陆直飞威尼斯的机

票。飞机10点55分起飞，15点45分到达。你去英国航空公司售票处服务台拿票。你必须坐这一航班，我在机场接你，带你去看克莱尔。”

像过去一样，他讲得又快又武断，不容置疑。桑德拉还不曾由克莱尔出车祸给她造成的震惊中完全清醒，已经糊里糊涂接受了他的一切安排。

“喂，等等，”她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克莱尔现在在什么地方？”

“医院。”

“她伤哪儿了？”

“还不清楚。”他停顿一下，因为某种感情色彩，他的声音变得粗糙低沉，“你必须来，桑德拉，必须来看看克莱尔。”

“车祸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天前。”

“两天前！”她睁大眼睛叫起来，“你为什么现在才通知我？”

“直到今天下午我才知道。整个晚上我都在打电话，没法跟你联系上。”

桑德拉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这位头脑清晰，思维严密，富有组织才干的企业家从来不会留给别人破绽，他永远向她下命令，仍旧是那样冷峻、独裁……

“但是，”桑德拉舔一下嘴唇，不甘心地争辩，“我不敢保证一定能赶上这班飞机，我必须打听清可以离开图书馆的时间。”

“那是你的事，我相信你不会找后悔。现在我还有其他

事，明天见。”

她还想跟他争论些什么，但他已经挂断电话。她也只好无奈地放下电话。

桑德拉艰难地站起来，她能够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能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涌动。马可，恶魔，这个该死的混蛋！他的电话搅得她心烦意乱，浑身战栗。她用双手捂住滚烫的脸，试图控制自己的感情平息下来。为什么他的声音能引起她如此大的反应？离开他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尽量避免与他讲话；尽管他多次给她打电话。他或许是从琼那里得知她和西奥所住的寓所和电话号码。他还曾经给她来过两封信，她根本不理睬。当她获知他因商务要来伦敦时，就匆忙逃离伦敦躲起来，直到他离开。为什么？因为她害怕他；她怕他对她的所作所为，她怕他再占据她的生活。

厨房门打开了，西奥朝客厅走来，手里拿了一只冒热气的大杯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桑德拉，来点热饮吧？”西奥友善地问：“你的脸色有点儿苍白，我希望没有什么坏消息。”

“你希望、希望，唉！”桑德拉忧郁地嘀咕着，“可是我的母亲出车祸，受了伤，叫我明天去意大利看望她。已经给我预订了一张飞往威尼斯的机票。”桑德拉从西奥手里接过热气腾腾的杯子，苦涩地笑道：“谢谢。”

西奥象猫一样蜷缩在墙角的沙发里，仔细端详桑德拉：她穿一件柠檬色的长睡衣，一双可人的长腿不时闪露一下；短短的茶褐色的卷发成波状起伏，在睡衣衬托下更添了几分光彩。她的脸色虽然苍白，仍显得和平日一样宁静。可是，当西奥看到桑德拉的喉头不停地抽动，笨手笨脚地捡着睡衣上

的线头，她明白了这位美人内心深处的激动不安。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惜桑德拉那又浓又长令西奥羡慕不已的睫毛低垂着，掩盖了一切。

“现在，让我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西奥说：“你的母亲在意大利发生了车祸。哪个母亲？是生母还是养母琼·克拉克？我想，你曾去威尼斯看望生母，和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是指她吧？”

“是的，”桑德拉喝了一小口饮料，“我并没说到琼。”

“来电话那位是你的丈夫马可？”西奥继续问，目光里闪出猴子一样的好奇和狡黠，“他以前曾经来电话找过你，我能分辨出他的声音，低沉，谜一样。关于你母亲，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克莱尔要我去。他还说，如果明天我不去看她会懊悔的。”桑德拉突然停住嘴，因为她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她竭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噢，西奥，你认为他说的意思是不是克莱尔可能会死去？”

“我实在说不好。”西奥那榛色的眼睛流露出同情和怜悯，“没了解更多的有关她伤势的情况……”西奥的眼睛忽然狡黠地眯缝起来，一闪一闪地盯紧桑德拉：“他告诉你克莱尔伤势如何严重了吗？”

“没有。他说他也不清楚。”

“你认为他说的是实情吗？”西奥笑得蹊跷。她与异性交往的经历使她对男人没有好感。她认为男人是不会说真话的，都是些撒谎的骗子。

桑德拉睁大了灰色带有绿斑点的眼睛向上瞧着。她一点不像25岁的女人，她显得太年轻、太单纯了。西奥看着她那

副模样，一种爱怜之情油然而生：“不要把男人想得太简单了？”

“他为什么要编造车祸这种谎言呢？”桑德拉大声追问。

“为了使你飞回威尼斯，重新置于他的摆布之下。”一丝自信的微笑从西奥的脸上掠过，她为自己的洞察力激动，甚至沾沾自喜，但她的声调很快又恢复了常态：“或许他正在紧盯着你，试图把你拉回他的身边。”

“我不能想像马可盯着别的女人。”桑德拉的脑海里浮现出丈夫充满自信的神态，英俊的形象。她曾多次看到别的女人向他献媚。于是，她阴郁而又沮丧地喃喃：“他不能这样……我知道，他只要弹响手指，任何一个他所希望的女人都会投入他的怀抱。”

“你是说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吗？”西奥思索着咕咕啾啾：“你大概仍在爱着他了？”

这是一个令桑德拉心慌的问题，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不知道。”她轻声地喃喃，“我一想到他就恨他……噢，上帝，这完全是他造成的！”

桑德拉看了看西奥，目光里充满了恳求，似乎她的朋友能够帮助她找到问题的答案。

“当我知道他并不爱我时，我又怎么能去爱他呢？”桑德拉眼睛有些润湿，“爱是相互的。双方互相爱，才能建立起牢靠的爱情。你和我一样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想确实这样。”西奥十分夸张地歪了一下嘴，“但是，马可究竟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使你觉得他并不爱

你？”

“他和我结婚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知道我是克莱尔的女儿。”

“是这样……”西奥挑起眉毛，那种好奇的劲头一直不减：“克莱尔的女儿就值得他追求，并且要结婚吗？”

“这事情十分复杂，要知道，弗朗西斯科死后，克莱尔继承了弗恩泰利公司多一半的股份。”

“你是在告诉我，马可跟你结婚是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你将会继承弗恩泰利公司的股份，对吗？”西奥由于激动，音调都变了，“那么说，他是非常有远见、冷酷、精于算计的了！”

“我明白，他就是这种人。”桑德拉脑海里浮现出她愤怒指责马可的那一幕。她愤怒地冲着他喊：你根本不爱我，你爱的是弗恩泰利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是结婚能得到的那些好处！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

桑德拉长出一口胸中的闷气，接着说：“马可不否认跟我结婚是为了有利可图，但是，我离开他还有别的原因，就是那位露西娅。”

“她是谁？”

“情人，马可的情人。”

“啊哈！现在我们总算搞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西奥拖声拉调地说，眼里闪着嘲弄的亮光，“露西娅，另一个女人。这是你离开马可的主要原因，这条理由比其他更令人信服。换成我也一样，当我发现他在欺骗我时，我也一定会离开的。”

西奥略一沉吟，又皱了皱眉头，说：“但是，如果他是

个骗子，他同样可以继续骗下去，编造出你母亲出车祸的谎言，你不认为会是这样吗？”

“我想他会。”桑德拉痛苦地低语，“唉，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用什么办法才能弄清我母亲是在医院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假定你母亲已经受伤，并要见你，你从心底里愿意去看她吗？”西奥试探着问。

“当然是的。”桑德拉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和克莱尔相处的日子并不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我已经爱上她了。”

“甚至当你知道在你仅仅6个月的时候，她就把你抛弃了？”

“她并没有真正地抛弃我，她把我托付给了琼和爱德，我们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无可比拟的家庭。我常想，如果我是他们亲生的孩子，他们不会待我这么好。我必须感谢他们给了我幸福的童年，提供给我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克莱尔作为单身母亲和命运斗争的话，我也不会有现在的。”

“为什么克莱尔把你留给克拉克？她告诉过你吗？”

“她和琼·克拉克都告诉过我，而且说法一致。那时克莱尔遇到了弗朗西斯科·弗恩泰利——一个有钱的威尼斯人。”

“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里，伦敦。弗恩泰利来做笔生意。当他到剧院看演出时，克莱尔恰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这个小角色却吸引住了弗恩泰利。他到后台去看望她，后来，他又向她求

婚。但他说，他不希望成为我的继父。如果克莱尔同意跟他结婚，就必须放弃我，替我找一个体面的家庭……”

“我的上帝，一个多么自私自利的男人！”西奥气愤地叫起来，“他以前结过婚吗？他有孩子吗？”

“我不太清楚。就我所知，他比克莱尔差不多大20岁。就是说，他们相遇时，他大约45岁。克莱尔对演员生涯已经感到厌倦。她明白，她成为他的妻子，不仅能使她过上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且，他出钱，给我提供一个优裕的家庭。”

“我简直不能理解你怎么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爱上这样自私的人。”西奥摇着头感叹：“克莱尔是自私的，她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她离开了你，抛弃了你！”

“不，克莱尔不是！”桑德拉替生母辩解时，显得急躁，“如果她真要抛弃我，又何必不厌其烦地替我寻找一个可靠的家呢，她只要把我送进孤儿院或类似的地方就行了。她和琼·克拉克是老朋友，她们的友谊从孩童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她向琼诉说了自己进退维谷的窘况。结果琼和爱德收养了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劳拉。但是他们知道琼不能再生育，所以他们十分愉快地让我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桑德拉停下来，深呼吸，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这样过了一会儿，她的音调已经变得平和许多：“你若见到克莱尔，并了解她，你会爱她的。或许她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她这样做并没伤害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她为我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她认为如此待我，对我是最好不过的了。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对、对。”西奥为了安慰这位女友，忙不迭点点头：“我明白了，桑德拉。但是，又是什么促使你希望知道谁是

你真正的母亲呢？我想，琼和其他养母一样，是不会告诉你有关克莱尔的情况。”

“琼告诉我，她只是我的养母，但她从没告诉我亲生父母的姓名和情况。两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女人在被收养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母。于是我请求琼把我生母的情况告诉我。她满足了我的请求。她还特意表示，如果我给克莱尔写信，她不会介意。于是我给生母写了一封信，她很快就回信给我，说弗朗西斯科刚刚去世。她邀请我去和她住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彼此获得了解。”桑德拉叹口气，咬咬嘴唇，“我现在真后悔……”

“不该和你生母住那一段时间？”

“应该住一段，但我没按照原计划住两个星期就走，我后悔不该多住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

“显而易见的嘛。如果我没有再住下去，就不会和马可结婚，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麻烦事，也就不需要再和他见面。”

“哎，后悔后悔，无济于事也没有多大意思。”西奥很讲实际地劝告桑德拉，“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马可在弗恩泰利公司任什么职？”

“你知道弗恩泰利公司？”

“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分公司。我曾经去过它在伦敦开设的商店，货架上摆满了精美的玻璃制品。银器、陶器、瓷器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最上等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简直是艺术的王国。弗恩泰利公司一定是家十分出色的公司，它组织了这么多小企业设计、生产精美高雅的装饰品，

把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销售。”

“确实如此，非常出色、成功。当弗朗西斯科·弗恩泰利在威尼斯继承了一座玻璃制品厂后，他开创了这个公司。他的成功在于发现明天，并且从今天就作起。”

“等等。发现明天……从今天作起……”

“对。”桑德拉不无骄傲，好像是介绍已经由她经营的公司，正带着留恋回顾“昨天”。她两眼闪闪发光地继续说：“弗朗西斯科发现了市场对设计精美的手工艺品的大量需求，于是他走遍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寻找制造手工艺品的家庭作坊。他接管联营了一批家庭工业作坊，完全控制了产品，以此保证他开设的商店有源源不断的优质商品。在苏格兰就有弗恩泰利的一个企业。”

“莫里森银器、白蜡器，”西奥又做出她惯有的夸张表情，“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它制造的银杯子啊！”她将肩膀一耸，接着沮丧地垂落下来，声音也随着一落千丈：“可惜，它的要价实在太高了。”

“弗恩泰利公司出售的每样货品都特别贵。不过，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那些商品的设计、工艺都是第一流，不管是当代流行的还是传统的手工艺品，都是精品，名牌货。公司里不但有出类拔萃的工匠，还有大量的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

“可是马可呢？”西奥将手掌一劈，作个截断的手势，“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角色？”

“公司的财政部主任。”桑德拉的兴致被这个恼人的马可打落下来，话音变得沉闷，“我想，关键是有朝一日。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总经理。我承认，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企业

家，满脑子生意经，开发新产品，扩大产业，扩大生产……”

“一个神童？”西奥眨动着眼睛，“他的年龄想必不会太大吧？”

“比我大9岁。”

“我敢打赌，他一定独断专行，是个我行我素的家伙。”西奥讲得尖刻。她很自信地分析道：“这种人我见过。如果他想有一个法定的妻子，同时身边保持着一个情人，要两者兼顾的话，他最好找一个温柔驯顺，能谅解和容忍的女人，而不应该找你这种火爆性子。你是个独立性极强的女人，对吧？可他偏偏找了你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桑德拉愁眉不展，“这正是我认为他结婚动机不纯的一个原因。我说过，他和我结婚，只是因为我是克莱尔的亲生女儿，是克莱尔——弗恩泰利公司股份的主要拥有者的女儿。”

“正常，在这个社会里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动机很正常。”西奥像个阅历很深的老人那样慢腾腾地说。她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眯缝起来：“但是，如果他真的和其他女人有那种暧昧关系，你完全有理由主动提出离婚，彻底离开他。”

“不，我还从没想到这些！”桑德拉被电棍刺了一下似地尖叫起来，“我不能这样做！”

西奥耸耸肩膀，眉毛也跟着朝上扬一扬。

“西奥，能帮我一个忙吗？开车送我去海斯陆赶飞机？”

“难道你不打算核实一下你母亲发生车祸的真实性吗？”

“我不知道怎么核实。”

“你母亲在威尼斯的佣人不少，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就清楚了？”

“嗯，我可以给卢吉打电话，他替我母亲照看寓所。”桑德拉勉强去抓电话，马上又收回手，“太晚了，已经半夜，他一定睡觉了。我想我还是……”她发现自己其实很希望去威尼斯看望母亲，不管马可是不是说谎，她都愿意接受马可的安排，或者说是命令。

“我建议你明早给那个叫卢吉的佣人打个电话。”西奥边说边用手拍拍打哈欠的嘴、直一直腰，从沙发里站起来。

“我困了，要去睡觉……”

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桑德拉一把抓起电话筒，忽然又后悔了。不过，既然抓起来了，就不能不讲话。

“我是桑德拉。”她的心怦怦跳，但愿不要又听见马可的声音。

“桑德拉，我必须给你打电话。”是养母琼·克拉克的声音，讲得气喘吁吁，好象刚爬过10层楼。“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一直没接到你的电话，我不放心。我不清楚马可跟你联系上没有？大约在9点钟，他给我来过一个电话，他说正设法跟你联系，恐怕他有关于克莱尔的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的，是的，知道了，我已经接到他的电话了……”

“刚接到吗？”

“接到一会儿了。”

“可是你没给我来电话。”

“太突然了，那时我刚和一个朋友听完音乐会回来，他